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变形记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变形记

原著 弗兰茨·卡夫卡 [奥地利]
译编 李湘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作者及内容简介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被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之一。卡夫卡是犹太人,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百货批发商。卡夫卡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德国文学,后转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从1907年起一直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1917年患肺结核,此后转辗各地疗养,1924年病歿于维也纳基尔林疗养院。

本书选编了卡夫卡的两部作品:《变形记》和《一条狗的研究》。

《变形记》写公司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父亲对此十分恼怒,母亲极为悲伤,只有妹妹深表同情。久而久之,格里高尔“虫性”日益加重,活动地盘日益缩小,最后在寂寞与孤独中死去。

《一条狗的研究》创作于1922年,未最终写完。这是一篇十分富有哲理的作品,通过一条进行哲学思考的狗审视了人生,启迪人们思考许多问题。

变形记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然嫌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如今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在摊放着打开的衣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的桌子上面，还是挂着那幅画，这是他最近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装在金色镜框里的。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棂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儿，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都忘掉该多好。”他

想，但是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态了。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他试了至少一百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萍水相逢的人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的头抬起来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布满了白色的小斑点，不禁打了一阵寒颤。

他又滑到原来的姿势。“起床这么早，”他想，“会使人变傻的。人是需要睡觉的。别的推销员生活得像贵妇人。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只要等我攒够了钱还清了父母欠他的债，——我一定能做到的，到那时我就会时来运转了。不过眼下我还是起床为妙，因为火车五点钟就要开了。”

他看了看柜子上滴滴嗒嗒响着的闹钟。天哪！他想到，已经六点半了，而时针还在移动，连六点半也过了。闹钟难道没有响过吗？下一班车七点钟开，要搭这一班车他得发疯一般赶才行，可是他的样品都还没有包好，他也觉得自己的精神不甚佳。而且即使他赶上这班车，还是逃不过

上司的一顿申斥，因为公司的听差一定是在等候五点钟那班火车，这时早已回去报告他没有赶上了。那么，说自己病了行不行呢？不过这将是最不愉快的事，而且也显得很可疑，因为他服务工作五年以来没害过一次病。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会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他还会引证医药顾问的话，粗暴地把所有的理由都驳掉，在那个大夫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

这一切都飞快地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是没有下决心起床——闹钟敲过六点三刻了。这时，他头后的门上传来了轻轻的叩门声。“格里高尔，”一个声音说，这是他母亲的声音，“已经七点差一刻了。你不是要赶火车吗？”好温和的声音！格里高尔听到自己的回答时却不免大吃一惊。没错，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声音，可是却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了出来，仿佛是陪音似的，使他的话只有最初几个字才是清楚的，接着马上就受到了干扰，弄得意义含混，使人家的说不上到底听清楚没有。

“是的，谢谢你，妈妈，这会儿我正在起床呢。”隔着木门，外面一定听不到格里高尔声音的变化，因为他母亲听到这些话也满意了，就拖着步子走了开去。然而这场简短的对话使家里人都知道格里高尔还在屋子里，这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于是在侧边的一扇门上立刻就响起了他父亲的叩门声，很轻，不过用的却是拳头。

在另一侧的门上，他的妹妹也用轻轻的悲哀的声音问：

“格里高尔，你不舒服吗？要不要什么东西？”他同时回答了他们两个人：“我马上就好了。”他把声音发得更清晰，说完一个字过一会儿才说另一个字。

于是他父亲走回去吃他的早饭了，他妹妹却低声地说：“格里高尔，开开门吧，求求你。”可是他并不想开门，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由于时常旅行，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

首先他要静悄悄地不受干扰地起床，穿好衣服，最要紧的是吃饱早饭，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因为他非常明白，躺在床上瞎想一气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要掀掉被子很容易，他只需把身子稍稍一抬，被子就自己滑下来了。可是下一个动作就非常困难，特别是因为他的身子宽得出奇。他得要有手和胳膊才能让自己坐起来，可是他有的只是无数细小的腿，它们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挥动，而他自己却完全无法控制。他想屈起其中的一条腿，可是它却偏偏伸得笔直；等到他终于让它听从自己的指挥时，所有别的腿却莫名其妙地乱动不已。

当他已经半个身子探到床上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如果有人帮忙，这件事该是多么简单。

他使劲地摇动着，身子已经探出不少，快要失去平衡了，他非得鼓足勇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了，因为再过五分钟就是七点一刻。

正在这时，前门的门铃响了起来。“是公司里派什么人来了。”他这么想，身子就随之而发僵，可是那些细小的腿

却动弹得更快了。

格里高尔听到客人的第一声招呼就马上知道这是谁——是秘书主任亲自出马了。真不知自己生就什么命，竟落到给这样一家公司当差，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差池，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在这一个所有的职员都是无赖的公司里，岂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忠心耿耿吗？他们的一个职员，早晨只占用公司的两三个小时，不是就给良心折磨得几乎要发疯，真的下不了床吗？——难道秘书主任非得亲自出马，以便向全家人，完全无辜的一家人表示，这个可疑的情况只有他那样的内行来调查才行吗？与其说格里高尔下了决心，倒不如说他因为想到这些事非常激动，因而用尽全力把自己甩出了床外。

砰的一声很响，但总算没有响得惊人。地毯把他坠落的声音减弱了几分，他的背也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弹性，所以声音很闷，不惊动人。只是他不够小心，头翘得不够高，还是在地板上撞了一下；他扭了扭脑袋，痛苦而忿懑地把头挨在地板上磨蹭着。

“早上好，萨姆沙先生。”与此同时，秘书主任和蔼地招呼道。“他不舒服呢。”母亲对客人说。这时他父亲继续隔着门在说话：“他不舒服，先生，相信我吧。他还能为了什么原因误车呢！这孩子只知道操心公事。他晚上从来不出去，他唯一的消遣就是做木工活儿。我敢说 he 一定病了，虽然他早晨硬说没病。”

“萨姆沙先生，”秘书主任现在提高了嗓门说，“你这是

怎么回事？你这样把自己关在房里，光是回答‘是’和‘不是’，毫无必要地引起你父母极大的忧虑，又极严重地疏忽了公事方面的职责。我现在以你父母和你经理的名义和你说话，我正式要求你立刻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我原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可你却让自己丢丑。经理今天早晨还对我暗示你不露面的原因可能是什么——他提到了最近交给你管的现款——我还几乎要以自己的名誉向他担保这根本不可能呢。可是现在我才知道你真是执拗得可以，从现在起，我丝毫也不想袒护你了。”

“可是，先生，”格里高尔喊道，他控制不住了，激动得忘了一切，“我这会儿正要来开门。再等我一两分钟吧！我不像自己所想的那样健康，不过我已经好了，真的。这种小毛病难道就能打垮我不成！你要问我为什么向办公室报告，可是人总以为一点点不舒服一定能挺过去，用不着请假在家休息。哦，先生，别伤我父母的心吧！刚才您怪罪于我的事都是没有根据的。也许您还没有看到我最近兜来的定单吧。至少，我还能赶上八点钟的火车呢。有劳您转告经理，在他面前还得请您多替我美言几句呢！”

“你们有哪个字听得懂吗？”秘书主任问，“他不见得在开我们玩笑吧？”

“哦，天哪，”他母亲声泪俱下地喊道，“也许他病得不轻，倒是我们在折磨他呢。葛雷特！葛雷特！”接着她嚷道。“什么事，妈妈？”他妹妹打那一边的房间里喊道。她们就这样隔着格里高尔的房间对嚷起来。“你得马上去请医生。

格里高尔病了。去请医生，快点儿。你没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吗？”“这不是人的声音。” 秘书主任说，跟母亲的尖叫声一比他的嗓音显得格外的沉。

“安娜！安娜！” 他父亲从客厅向厨房里喊道，一面还拍着手，“马上去找锁匠来！”

格里高尔现在倒镇静多了，显然，他发出来的声音人家更加听不懂了。虽然他自己听来很清楚，甚至比以前更清楚，这也许是因为他的耳朵变得适应这种声音。不过至少现在大家相信他有什么地方不太妙，都准备来帮助他了。这些初步措施将带来的积极效果使他感到安慰。他觉得自己又重新进入人类的圈子，他对大夫和锁匠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却没有怎样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这时候，隔壁房间里一片寂静。也许他的父母正陪着秘书主任坐在桌旁，在低声商谈，也许他们都靠在门上细细谛听呢。

格里高尔慢慢地把椅子推向门边，接着便放开椅子，抓住门来支撑自己——他那些细腿的脚底上倒是颇有粘性的——他在门上靠了一会儿，喘过一口气。接着他开始用嘴巴来转动插在锁孔里的钥匙。他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对自己说：“这样一来我就不用锁匠了。”接着就把头搁在门柄上，想把门整个打开。

门是向他自己这边拉的，所以虽然已经打开，人家还是瞧不见他。他得慢慢地从对开的那半扇门后面把身子挪出来，而且得非常小心，以免背脊直挺挺地跌倒在房间里。

他正在困难地挪动自己，顾不上作任何观察，却听到秘书主任“哦”的一声大叫——发出来的声音像一股猛风——，现在他可以看见那个人了，他一只手遮在张大的嘴上，慢慢地往后退去，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强大压力在驱逐他似的。

格里高尔的母亲先是双手合掌瞧瞧他父亲，接着向格里高尔走了两步，随即倒在地上，裙子摊了开来，脸垂到胸前，完全看不见了。

他父亲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仿佛要把格里高尔打回到房间里去，接着他又犹豫不定地向起居室扫了一遍，然后把双手遮住眼睛，哭泣起来，连他那宽阔的胸膛都在起伏不定。

“好吧。”格里高尔说，他完全明白自己是唯一多少保持着镇静的人，“我立刻穿上衣服，等包好样品就动身。您是否还容许我去呢？您瞧，先生，我并不是冥顽不化的人，我很愿意工作，出差是很辛苦的，但我不出差就活不下去。您上哪儿去，先生？去办公室？是吗？我这些情形您能如实地反映上去吗？人总有暂时不能胜任的时候，不过这时正需要想起他过去的成绩，而且还要想到以后他又恢复了工作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干得更勤恳用心。

“我一心想忠诚地为老板做事，这您也很清楚。何况，我还要供养我的父母和妹妹。我现在的景况十分困难，不过我会重新挣脱出来的。请您千万不要火上加油。在公司里请一定帮我说几句好话。您知道得最清楚，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您不能不说我一句好话就走哇，请

您表明您觉得我至少还有几分是对的呀！”

可是格里高尔才说了头几个字，秘书主任就已经在踉跄倒退，只是张着嘴唇，侧过颤抖的肩膀直勾勾地瞪着他，格里高尔说话时，他片刻也没有站定，却偷偷向门口趑去，眼睛始终盯紧了格里高尔，只是每一次只移动一寸，仿佛存在某项不准离开房间的禁令一般。他好不容易退入了前厅，他最后一步跨出起居室时动作好猛，真像是他的脚跟给火烧着似的。他一到前厅就伸出右手向楼梯跑去，好似那边有什么神秘的救星在等待他。

格里高尔不明白，如果要保住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不想砸掉饭碗，那就决不能让秘书主任抱着这样的心情回去。他的父母对这一点还不太了解；多年以来，他们已深信格里高尔会在这家公司里呆上一辈子的，再说，他们的心思已经完全放在当前的不幸事件上，根本无法考虑将来的事。可格里高尔却考虑到了。

一定得留住秘书主任，安慰他，劝告他，最后还要说服他；格里高尔和他一家人的前途全系在这上面呢！只要妹妹在场就好了！她很聪明；当格里高尔还安静地仰在床上时她已经哭了。总是那么偏袒女性的秘书主任一定会乖乖地听她的话；她会关上大门，在前厅里把他说得不再惧怕。可是她偏偏不在，格里高尔只得自己来应付当前的局面。他打开了那扇门，挤过门口，迈步向秘书主任走去，而后者正可笑地用两只手抱住楼梯的栏杆；格里高尔刚要摸索可以支撑的东西，忽然轻轻喊了一声，身子趴

了下来，他那许多只腿着了地。还没等全部落地，他的身子已经获得了安稳的感觉，从早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他脚底下现在是结结实实的地板了；他高兴地注意到，他的腿完全听从指挥了；它们甚至努力地把朝他心里所想的任何方向带去；他简直要相信，他所有的痛苦总解脱的时候终于快来了。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当他摇摇摆摆一心想动弹的时候，离他不远，事实上就躺在他前面地板上的母亲，本来似乎已经完全瘫痪，这时却霍地跳了起来，伸直两臂，张开了所有的手指，喊道：“救命啊，老天爷，救命啊！”一面低头，仿佛想把格里高尔看得更清楚些，同时又偏偏身不由己地一直向后退，根本没顾到她后面有张摆满了食物的桌子；她撞上桌子，又糊里糊涂地坐了上去，似乎全然没注意到旁边那把大咖啡壶已经被打翻，咖啡也汩汩地流到了地毯上。

“妈妈，妈妈。”格里高尔说道，抬起头来看着她。这时他已经完全把秘书主任撇在脑后，他的嘴却忍不住咂巴起来，因为他看到了淌出来的咖啡，这使他母亲再一次尖叫起来。她从桌子旁逃开，倒在急忙来扶她的父亲的怀里。

格里高尔现在顾不得他的父母了；秘书主任已经在走下楼梯了，他的下巴探在栏杆上扭过头来最后回顾了一眼。格里高尔急走几步，想尽可能追上他；可是秘书主任一定是看出了他的意图，因为他往下蹦了几级，随即消失了；可是他还在不断地叫喊，“噢！”回声传遍了整个楼梯。

不幸得很，秘书主任的逃走仿佛使一直比较镇定的父亲也慌乱万分，因为他非但自己不去追赶那个人，反而阻拦格里高尔去追逐，他右手操起秘书主任连同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一张椅子上的手杖，左手从桌子上抓起一张大报纸，一面顿脚，一面挥动手杖和报纸，要把格里高尔赶回房间里去。格里高尔的恳求全然无效，事实上别人根本不理解，不管他怎样谦恭地低下头去，他父亲反而把脚顿得更响。一面无情地把他往回赶，一面噓噓叫着，简直像个野人。可是格里高尔还不熟悉怎么往后退，所以走得很慢。如果有机会掉过头，他能很快回进房间的，但是他怕转身的迟缓会使他父亲更加生气，他父亲手中的手杖随时会照准他的背上或头上给以狠狠的一击的。

到后来，他竟不知怎么办才好，因为他绝望地注意到，倒退着走连方向都掌握不了；因此，他一面始终不安地侧过头瞅着父亲，一面开始掉转身子，他想尽量快些，事实上却非常缓慢。也许父亲发觉了他的良好意图，因为父亲并不干涉他，只是在他挪动时远远的用手杖尖拨拨他。只是父亲不再发出那样无法忍受的噓噓声就好了。这简直要使格里高尔发狂。他已经完全转过身去了，只是因为给噓声弄得心烦意乱，甚至转得过了头。最后他总算对准了门口，可是他的身体又偏巧宽得过不去。他父亲当然想不到去打开另外半扇门让格里高尔进去，他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把格里高尔快些赶回房间。

父亲现在发出的声音更加响亮，他拼命催促格里高尔